

爱神少女系列

爱神少女系列

雨凌著

藕断丝连

(含渡)雨凌 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藕断丝连

作者:(台湾)雨凌 著

责任编辑:陈宇德

出版发行:时代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21008)

经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刷:江苏常州教育印刷厂

字数:1.80千字 开本850×1168 1/32 印张6

1998年8月第1版199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:5000册

ISBN7-80599-908-0/I·01

定价:9.80元

第一章

午饭刚过，通往止水园的路上，已经挤得密不通风，车、轿、马重重叠叠，化成一团流动的金碧辉煌。

八月的扬州，天气依然热得紧，这么一大群人挤作一堆，更是加倍的叫人难过。

何苦呢？止水园有金子可捡吗？

当然不会那么简单，金子也许可以吸引一般人，但这批人马全是扬州地面，官商文武各行各业的锯头，个个富而且贵，即使要捡金子，也多的是人可供使唤，又何必亲自出马？

对了，你猜的不错，这一天恰巧是止水园主扬州首富邵大先生的六十大寿，这群人是拜寿去的。

但是，拜寿又不是抢位子，何用争先恐后的。

拜寿当然不用抢位子，看戏可非抢不可了。

这一回邵家请来了名震京华的瑞瑶班，要连演三天的戏，古今中外的富贵中人都怕丢脸，如此热闹没有凑上，可不是普通的丢脸呢！

更何况，瑞瑶班曾数次在皇上御前献艺，戏当然唱得好极了，那个年代里，扬州城中还真挑不出几个不爱听戏的人，这种人饱耳福的机会，连傻子也不会错过哩。

于是，往止水园的路上，只好塞车、塞轿兼塞马了。

园外是一团混乱，止水园中却已相当热闹。好几位够身分的贵客，早在一两天前便搬进去小住。此刻，这些贵客们便在寿星的陪同中，悠悠哉哉地品茗清谈，等待着那些挤得满头大汗的仁兄，由此可知，成功人仁总是习惯比别人早一步行动的。

等到未时，各路宾客总算是到得差不多，戏台上，瑞瑶班的几位名角，便在锣鼓声中，演起贺寿的当然戏码——麻姑上寿。

“呵，名角就是名角，连麻姑上寿这种例行公事，也演得这般呱呱叫。”

“郑兄说得是，不过，那王母已经叫仙女分光

子了，麻姑上寿也快唱完了，怎么还没有见到那班子的管事出来，请寿星点戏呢？”

“周兄你轻着点，这瑞瑶班走遍天下，只要是这种大堂会，向来就只演一套长生殿，自然用不着点戏了。”姓郑的压着嗓子，飞快的解释，一副唯恐别人把他们看成土佬的样子。

“长生殿？这名目我倒是听过，是不是康熙年间，杭州才子洪升编的那个？”姓周的倒也有点见识：

“那可不对呀？不是说当年太后丧期未满，朝中好几位官儿便召人唱这戏，搞到先帝发怒，免了一大堆人的官吗？这种犯忌的戏，怎么他瑞瑶班还敢唱呀？”

“周翁你可多虑了。那趟国丧演戏，固然有不少人倒了大楣，不过，可始终都没有扯到瑞瑶班头上哩。”

和周郑二人同席的一位紫衣中年人笑着接口：

“这几十年来，现在瑶班靠着这长生戏，可着实发了不少财哩。”

这种讨论，几乎出现在每一席，于是，偌大的

戏厅中，仿如忽然涌入了一大窝黄蜂似的，每一角落都是嗡嗡响着，连台上的吹打弹拉，也盖掩不过去。

好不容易，轮到唱唐明皇的阮云官出场。名角当真不同凡响，唱腔一拉，立刻举坐无声，由此可见，不论威信中外，金嗓子的魅力，总是叫人无从抗拒的。

后台里，却有两个人，不受影响地继续谈论。

“小雨，你真的要唱？”瑞瑶班的班主孙如玉问得有点提心吊胆。

“玉姑，我们不是说定了，你还来问干嘛？莫非你怕我把戏唱坏，砸了你的招牌不成？”

“我只怕你爷爷生气，今几个是他老人家的日子，可不能扫兴呀。”

“放心好了，他老人家从来就没有反对过我唱戏，不然我的唱功身段打哪儿练来的？再说，我身材和善官大哥也差不多，上了妆之后，谁还瞧得出今天的纤女不是他？”

“说的也是，我就陪你疯一趟，不过，小雨，我话儿说在前头，戏行自有规矩，要嘛不唱，要嘛

便得拿出真本事。唱戏可不能作耍的。”

“知道了，还有别的吗？”

“没有了，换好妆记得给祖师爷上炷香。”

“我会记得求它赏我饭吃的，嘻！”

娇笑声中，小姑娘便往戏装箱子堆里钻，看着她的背影，玉姑终于忍不住直摇头。可惜了一个角儿！

“祖师爷赏饭吃”这句话，戏行中人人会说，可是，真正天才得配用这六个字的，在玉姑二十多年走南闯北的生命中，也仅仅遇上这小姑娘一人而已。

可惜的是，打从盘古开天以来，女人曾经当过将军、状元，甚至皇帝，偏就没有唱戏的。否则——其实也没有什么否不否则的，在雍正五年，不是穷得一清二白，外带欠下大笔债务的，谁会让自家的孩子入戏行？

即使女人可以唱戏；甚至神仙下凡，硬把她化成男儿；扬州首富邵大先生的孙女儿，也没有人戏行的道理呀！

否则的话，邵雨笙三个字，必然会成为戏行的

一页传奇！

一如所料，小雨一出台，便是一个满堂采。

长生殿中，有看头的女性只有两个：第一个不用说，谁都知道是杨贵妃，那是瑞瑶班当家旦角方秀官的绝活；再下来便是叫小雨硬抢来的织女了。

尤其是在这一行织女的戏分更是重不可当。

话说七夕之夜，明皇杨贵妃祭双星，许下了“在天愿作比翼鸟，在地愿为连理枝”的誓约，刚好叫天上的牛郎织女听个正着。

织女大受感动之余，虽然身为神仙，早已清楚接下来便是安禄山反叛、唐皇出奔、杨妃横死等凄惨情节，依然决定倾力帮忙，让这双爱侣“人间天上终相见”。

因此，虽然是初次登场，织女这一折的唱词，却是非常复杂，集预言、怜惜、感动于一炉。若非小雨天赋异禀，加上邵家每年都总得请一些名班来演戏，使她有机会得到几位名伶调教，当真有几分本领，还不容易唱得好呢。

玉姑在后台愈听愈窝心，小雨的了不起固然不在话下，唱牛郎的张英官，更叫她喜出望外。把几

句没有什么好发挥的词儿，唱得柔情如海，动作眼神全是戏。呵！这小子可以出师了。

“……我俩且回斗牛宫去。”

张英官漫声吐出最后一句说白，轻轻执起小雨的右手，不徐不急的步入后台。

这一天的戏，便将随着这一折的结束而告终

“钦差大人到！”

原来乐极生悲的，并不只是戏中人。

“盗卖官盐、勾结海盗……”

钦差大臣口中，邵家父子居然犯着十三项大罪，认真追究下来，砍头抄家可能已经算是皇帝宽容了。

宴客中虽然多的是大有来历身分之掌，总督巡抚、将军和学政等三位地方大员也在座。他们也很明白，那十三项罪名至少有十项和邵家无关，其他的即使扯得上一一点边，也顶多是打一頓板子，关上一一年半载了事。可是，谁也不敢开口说话，因为他们更清楚——

根本就是皇帝要整人！那些罪名，不过是数落



愛
神
少
女
系
列

着好玩的，完全无关宏旨。

于是，名动一时的止水园邵家，便在最风光的一刻坍了！

有人说，世间最难挨的便是等待，对邵家来说，接下来的半年，简直便是千百劫的悠悠，所有商号全被查封；在钱庄票号的存银，也遭官府造册列管；连止水园里里外外，也布满京师派来的旗丁武士，美轮美奂的园林，竟成了一所大监狱。

· 监视再森严，也不可能滴水不漏，这一夜，林大总管便在梦中，让一个蒙面人硬是摇醒！

“阁下有何贵干？”

“处变不惊，大总管果真是个人物。”

“怕也没用，还是不怕划算一点。”

“说得好。”蒙面人再夸一句，随手往怀中摸出一封信递过去：“大总管请看。”

信封正中是“静姊袖览”，左下角是“姚斌”和一只燕子，薄薄的一封信，居然把处变不惊的大总管，吓成中箭的兔子，一翻身便滚下床，飞快的穿戴停当，便领着那蒙面人自侧门出去。

“阁下到底奉何人之命而来？”

“总管不是看明白了？”

“看是看明白。但是，正中四字是学政夫人所书，下角两字却是巡抚夫人墨迹，那燕子更是将军夫人的表记。这又叫在下怎么去猜？”

“总管又何必猜，若非三位大人同遣，又怎能请得到三位夫人同留墨迹？”来人略加解说，忽然双目一转：

“总管要带在下往哪里去？”

“阁下对本园路径倒是熟得很呀。”林总管再吓了一跳。

“否则这差事又怎么会交予在下？”

“半年来，我家老夫人为了替老爷父子祈福，每晚都在家庵诵经至天亮，这路便是通往那里的。”

走了好一会，两人终于到了竹林深处的小禅院，林总管先把来人安置在外间，再入内呈上书信。

邵老夫人只看了信封两眼，便随手放在一旁，转头叫林总管把来人唤进。

“英官给老夫人请安。”

蒙面人一到了老夫人面前，英悍之气即时消失无形，下跪问安的同时，也顺手扯掉脸上黑巾，露出他动人的俊美——竟然是那瑞瑶班的后起之秀张英官。

“英官，怎么是你呀？哎呀，他们也真是的，派你来，万一有什么差错，岂不是连累上你们班子了。”

“老夫人言重了，真的出了差错，三位大人的性命身家前程，哪一样不比瑞瑶班重要？何况——”

柔和的清眸骤然闪过一丝傲意：

“三位大人就是为了不出差错，才派上英官的。”

“那，英官你就说吧。”

“老夫人不先看信吗？”

“几十年的老姊妹哪，我还不晓得那三个丫头的花样吗？要紧话儿她们哪会笨得写下来。”

“老夫人，刑部的钉封文书已经下来了。”

钉封文书是清廷的重要公文，不是大事绝对用不着，尤其是刑部下来的，十之八九是要砍头

的。

老夫人的反庆，却是出奇的平静。

“皇上要拿我们邵家怎生发落？”

“大先生和两位公子——”英官顿了下来，砍头二字却是呼之欲出。

“就他们三颗脑袋？”老夫人有点儿难以置信。

“不止。”

既然奉命作乌鸦，英官只好狠下心肠，实话实说：

“家产全部入宫，族中不问男女，一概流放宁古塔，与披甲人为奴。”

“我们老头子到底作了什么事？居然惹得出这种大祸！”老夫人的语气中，好奇的万分居然远远超过伤悲。

“那倒要问大先生才知道了。”

“英官，跑这一趟，辛苦你了。传信之德，邵家一定记着，只希望日后有能力报答。呀，对了，我这串墨晶念珠，人匀留着玩儿吧，也算是个纪念。”

英官双手恭敬地接过。

“谢老夫人赏赐。老夫人，今番三位大人差遣英官到府上，除了报信之外，尚有一件事要英官转禀的。”

“哦，还有什么事吗？”

邵家即将家破人亡，还有什么值得关心的事？

“三位大人说，可以救救孙小姐！”

“救小雨！英官，你快说，怎么个救法？”

老夫人的平稳庄重，一下子全写兴奋所取代。试问天下作长辈的，又有谁愿意宝贝小孙女为人奴婢，老夫人略为失态，原在情理之中。

“三位大人的意思是，钉封文书，惯例得会同巡抚、将军、学政三位地方大员共同拆阅，而学政丁大人，天明后便得下乡考秀才去，没有两个月不会回城，正好利用这段日子，为孙小姐报个病号，再假装病逝混出去。”

“这法子不错，但是，混了出去之后呢？”

“那就简单了，先避几年风头，然后由随便一位大人收作义孙女，将来挑一位有出息的青年为婿，邵家总有复兴的一日的。”

“英官，你不要怪我老太婆多心，他们有没有说过，小雨这几年的风头，该是如何去避？”

“老夫人请放心，就跟着我们班子，玉姑会照顾她的。”

“这——”

奇怪之至，老夫人的脸色居然似喜似忧，极其矛盾。英官一向乖觉，脑袋一转，立刻找到一个可能，连忙再下说词：

“三位大人也是逼不得已的，若要寻一个安稳的地方让孙小姐隐居，别说不是立时可办；纵然办得到，也要安排丫鬟婆子之类，人多口杂，容易泄露机关。如果老天人不愿意孙小姐唱戏，只要吩咐一声，玉姑自当遵命。”

“英官，你想岔了。”

老夫人平静地微笑挥手；

“我刚才是想到，小雨从小便爱唱戏，家里请来的班子，她总是歪缠着要人家教，久而久之，多少也摸到一点路子，他们三位这个安排，也正好遂了她的心意，好歹也让她过过几年戏瘾吧。只可惜，我老太婆可看不到了。”

看到老夫人渴望的眼神，英官终于明白，小雨的戏瘾是打哪里传下来的，忍不住便冲出了一句话：

“其实，老夫人是看过孙小姐唱戏的。”

看过，怎么没看过。那个丫头有事没事，便自个儿在房里唧唧哼哼，有时候还一个人唱六七份哩。”

“老夫人误会了，英官是说当真在台上唱的。”

“当真在台上唱？”老夫人虽然知道英官不会骗她，还是不能接受：

“英官你别骗我老太婆了，难道连自家孙女我也认不出来？”

英官看得明白，这半年来老夫人的心里，早已憋屈老大的疙瘩，加上恶讯的冲击，别看她好象还平静得很，一旦闲下来，只是那股郁气，便足以闷出一场大病，干脆藉着这个机会，和她闲扯一番，说一会儿笑话，多少也算排遣一点儿，当下双手一摊，佯装无奈地说：

“实情就放在那里，老夫人的确没有看出来